

404

春秋明志錄

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明志錄卷十一

明熊過撰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

居曰定九年春王起至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胞此查原本係缺頁

杞伯成平于會

子乙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遇弑隱公自立是為僖

公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至是四遷矣而終滅國于是也故積輕之勢而不常  
厥居者真失策哉容城杜註地缺任公輔以為華容  
然楚都郢華容地在郢南游吉獲許男未必敢越楚  
國都采入其阻疑非華容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卷即召陵劉子也卒不稱子本闕文不日者喪不訃  
或言卷主會視尹氏主王喪為輕非也其書卒魯所  
私也劉原父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  
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陳  
君舉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  
王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  
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司馬遷于  
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圍帥師伐鮮虞

許翰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  
書卿帥師者著威令不行于強暴而行于小弱也

葬劉文公

李廉以為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  
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

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  
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  
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註公羊乃以其稱公之  
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  
下繫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愚按劉本畿內采地今  
河南偃師古緇氏成王封王季子因為氏則本畿內  
諸侯非自外諸侯入為大夫明矣但諸侯僭公不止  
畿內意者周之末造死則以神明治之寵以隆階如

今時增秩亦尚文之習與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雖無憂中國之心然其臣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是亦蔡昭能自立以吳子也吳稱爵吳之強也楚人者圍蔡之人傳謂子常之卒非也子常囊瓦也瓦既為元帥孰非其卒而又別有私屬乎吳攻楚所必救故兵撤圍解

蔡侯得去國而以吳子遇圍蔡之人于柏舉柏舉漢  
汝南西平縣楚地也戰不在蔡故不言救蔡據經囊  
瓦帥師禦吳及見圍蔡之師先敗瓦師遂至大奔瓦  
因惧誅而奔鄭矣左氏序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  
舉楚圍蔡之師及囊瓦之卒也而註者誤謂吳楚師  
緣下云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可証為楚二師矣其傳  
者異辭遂失先後左氏妄有所紀應云圍蔡師奔子  
常卒亂乃合經耳

庚辰吳入郢

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為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  
稱也楚以羣蠻為國羣蠻盡惟郢存焉爾郢者楚之  
都也楚抗衡北方以陳蔡鄭許至于屏國皆蠻也隨  
叛則不得志于漢東庸濮叛則申息之門不啟吳以  
計疲楚滅巢滅徐滅州來以空其藩屏楚既自敗于  
長岸雞父又敗其六國之師定二年楚師伐吳而諸  
侯不來則其黨與盡矣入郢者直造其都無乎人之

辭也齊履謙以為郢當依公穀作楚非也

五年春王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入食限先天歷新法推得辛亥交分十四日二九五五入

食限

夏歸粟于蔡

越陳宋二國而餽之畏吳也

於越入吳

趙子常曰於越勾吳皆蠻夷之號也春秋不曰勾吳而曰於越何也武王封太伯之後周章于吳則吳其國名也故得稱吳越雖禹苗裔而始封于會稽按汲冢竹書有東越於越則越非其封國故以其自號舉之也范甯氏曰於越越言也春秋則以其所以自稱者書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為桓子胡子曰意如書卒見定公不討遂

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  
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  
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滅國以君歸故異而日之哀

之冊復見許杜氏曰楚復存之此則當如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矣經無可據滅疑當作入也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鄭不有其地以許東偏奉許叔而使其大夫獲處許西偏已而鄭亂許叔入許依楚矣齊伯叔常從伐楚其後從晉雖許貳晉以楚故也于是晉楚俱弱矣鄭乘楚亂乃滅之李廉氏曰鄭入許而齊鄭合天下遂無王鄭滅許而齊鄭又合天下遂無晉春秋是以終世亦可感也已

二月公侵鄭

自宣季年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意如死家臣又有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奸以三桓專兵為口實欲因竊取其權定公復自將而侵其後侵齊會晉圍成皆以師行

公至自侵鄭

內侵伐不至此何以至予公之為晉討也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周

六邑而晉使魯討之其興師非一國之私也蓋不至以為恒斯至以明義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夫一卿將命可兼他事今每事一卿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于是陪臣執國命而三桓之子孫微矣魯自東門氏以後仲孫聘晉者三叔孫五季孫十有二說經者別之曰仲

之事簡叔之情忠季主范荀借外權以逼公室耳春秋之義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其初聘問尚簡故不得外交其後寢繁而交始固于是始得借外權為內患宋樂祁主范鄭伯石主韓衛孫林父善晉大夫不獨魯三桓也然孰知天道好還陪臣執國命以叛之哉梁嬰父董安于晉見于春秋遂以是終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祁犁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于簡子